

试论总括向高程度的演变*

李小军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江西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提要 依据强调整体性还是个体性可以将总括副词分为两类,强调整体性的“全”类副词与程度副词存在语义适应性,故而经历了“范围→程度”的演变,强调个体性的“皆”类副词没有。“毕”虽然兼有强调整体性与强调个体性两种用法,但以强调个体性的用法为主,故亦未产生程度义。表限定的范围副词都不具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自然也不能产生程度义。范围到程度的演变,从结果来看属于隐喻,故而存在整齐的语义对应性:总括——高程度;从过程来看则属于转喻。

关键词 范围 程度 整体性 语义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8)05-0520-10

1 引言

汉语史上,一些表总括的范围副词衍生出程度义,如“全”、“浑”、“备”、“通”、“满”等。以“全”为例:

(1)轻丝半拂朱门柳,细纈全披画阁梅。(李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范围,皆

(2)性懒尤因疾,家贫自省营。种苗虽尚短,谷价幸全轻。(皇甫冉《闲居作》)——程度,甚

“谷价幸全轻”即“谷价幸甚低”。“范围→程度”这一语义演变现象学界少有探讨,笔者所见,目前只有武振玉(2005)讨论了“全”从范围到程度的演变时间及过程,至于演变动因和机制却没有涉及。与此同时,很多总括副词如“皆”、“都”、“总”、“共”、“俱”、“悉”、“尽”、“净”等,却没有程度用法;表部分及限定的范围副词也没有程度用法。本文感兴趣的是,“全”、“浑”、“备”等从范围到程度,其语义及句法动因是什么,相较于“皆”、“都”等总括副词及表部分和限定的副词,它们有何不同?^[1]

2 “全”类副词的语义演变

2.1 “全”

“全”本为形容词。例如:

[收稿日期] 2016年10月27日 [定稿日期] 2018年1月8日 doi:10.7509/j.linsci.201801.031614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100)和重点项目(15AYY010)阶段成果,曾提交语法化世界词库工作坊暨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学术研讨会(北京,2016.11)、第九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合肥,2017.10),得到杨荣祥、洪波、杨永龙等老师的建议,《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 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全”、“浑”等称为“全”类副词,将“皆”、“总”、“俱”等称为“皆”类副词。

(3)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庄子·德充符》

(4)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

《荀子·正论》

“全”做形容词时意为“完美;齐全;完整”;例(4)“全”或认为是“成全”义动词,不过视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更妥。范围副词“全”当源于其形容词用法。例如:

(5)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战国策·燕策一》

“全燕”可以理解为“齐全/完整的燕国”,亦可理解为“整个燕国”。典型的范围副词如武振玉(2005)所说出现于汉代。例如:

(6)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春秋繁露·玉杯》

“全无悼远之志”的“全”即“全部”,表总括,意指所有诸侯。关于这一步演变,从句法角度来看,形容词“全”常在名词前作定语,与范围副词的句法位置相同。从语义角度来看,“齐全/完整”蕴涵着“整个儿”之意,而“整个儿”已经蕴涵着“全部”之意。区别在于例(5)中“全燕”的“燕国”还是一个国家,即一个整体,分开则不成其为一个国家,而例(6)中全部的诸侯则是可以分开为个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燕”的“全”有范围义,但不算是典型的范围副词,而“全无悼远之志”的“全”已经是典型的范围副词了。周韧(2011)认为现代汉语的范围副词“全”有注重整体性的性质,要求被总括对象之间有着较近的心理达及距离,是一个完备的整体,这些语义属性都可以从其来源上得到解释。南北朝时期,“全”的总括用法逐渐增多。例如:

(7)(豆角)从本至末,全无秕减,乃胜刈者。《齐民要术》卷2

(8)江水又东右迳黄葛峡,山高峻,全无人居。《水经注》卷33

(9)卿言美而乖实。未之全信。《南齐书》卷45

例(7)–(9)“全”都为范围副词。例(7)说豆角从本至末全无秕减,此处的“全”还带有整体性(总括同一个体的不同部分,合在一起则是一个有机整体),例(8)“全”亦总括黄葛峡的不同部分;例(9)“全”总括言语,应是一个集合体,因为言语分开后还是言语。从语义演变的角度来看,后一类(例(9))“全”显然源于前一类(例(7)和(例(8)))“全”的进一步发展。

下面讨论范围副词向程度副词的演变。先来看几个例子:

(10)(胡葵)其不剪早生者,虽高数尺,柯叶坚硬,全不中食。《齐民要术》卷3

(11)及返京师,复欺朝廷,说臣父子全无忠诚,诬陷贞良,惑乱朝听。《魏书·列传第四十九》

(12)子容与谢远自入看之,户闭极久,全无开迹。《魏书·列传第六十三》

例(10)–(12)“全”到底是表范围还是表程度曾有争议,武振玉(2005)认为南北朝时期的“全”处于范围向程度演变的中间状态,故有些例子兼有二者的特征同时又区别于二者,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从语义指向来看,范围副词“全”指向其前的主语或话题,而程度副词“全”指向其后的动词或形容词,那么在这一语义演变过程中,“全”语义指向及句法功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例(10)–(12)又该如何分析?例(10)“全不中食”的“全”当为范围副词,指胡葵的整个部分。例(11)“父子全无忠诚”中虽然“父子”是复数,句子理解为“父子全部没有忠诚”亦可通,不过从上下文来看,侧重于表达父子完全没有忠诚,带有程度义。那么“全”到底是范围副词还是程度副词呢?我们认为理解为范围副词更妥,即“全”语义仍指向“父子”,不过不是把父与子看作是集合中的两个个体,而是把不同时间段的父子看作是集合中的个体。至于句子带有程度义,这正是下节要讨论的。同理,例(12)“户闭极久,全无开迹”中“全”也可以这样理解,总括的是不同时间段的门,即“A时间段没有开门的痕迹”,“B(C、D……)时间段没有开门的痕迹”,

这样总括在一起就是“全无开迹”。如此分析还可以获得语感的支持,“父子全无忠诚”指父子一直以来都不忠诚,“(门)全无开迹”指门一直(不同时间段都)没有开过的痕迹。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此类“全”跟它的典型范围用法已经有一定距离,或者说,跟动词结构的语义关联明显更紧了,这是因为“全”所总括的对象——不同时间段的NP——前文中并未出现。例(11)句法层面上只是“父子”,而“全”不是在总括“父”与“子”,例(12)“全”也不是在总括不同的门户。反之,两句更多强调的是“无忠诚”、“无开迹”,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全”的语义指向、句法结构进行重新分析,而把它看作是程度副词。再如:

(13)盲人掌机密来,全不共我辈语,止恐误他国家事。(《北齐书》卷39)

例(13)表范围的“全”总括的本是不同时间段的盲人,“全不共我辈语”即“(不同时间段的)盲人”不跟我们说话,进而到“盲人一直/完全不跟我们说话”。也就是说,“全”语义本指向前面的名词“盲人”,但是受话人更关注的是句子的焦点部分“共我辈语”,加上“盲人”为单数形式,这样人们就会认为“全”是在修饰后面的动词结构,跟动词结构直接关联。经过这一重新分析,“全”也就获得了程度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一些“全”兼有范围跟程度的特征,同时又不像二者的缘故。再如:

(14)山南柳半密,谷北草全稀。(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

例(14)“全”与“半”相对,似可理解为范围,即全部的草,不过诗句中无论是“半”还是“全”,都不是在对柳和草进行范围的限定,“柳半密”中“半”是浓密的程度,同样后面“全”也是草稀疏的程度。故例(14)“全”应理解为程度副词——非常/甚。

典型的程度副词出现于唐代。例如:

(15)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杜甫《南邻》)

(16)畏老身全老,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李益《惜春伤同幕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

例(15)“不全贫”凸显的是贫困的程度,而非哪些时段不贫困,“不全贫”即“不甚贫”。整首诗写乡村邻家之乐,正因不甚贫,才有田家之乐。例(16)“身全老”亦指身体很老了,而非身体各个部分都老了,故而才有“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的感慨。

值得注意的是,“全”从范围副词演变为程度副词,存在整齐的语义对应性,即“总括——高程度”。在语义的虚实程度上,范围副词无疑明显要实于程度副词,“全部”还带有一定的实义,而“很”已经比较抽象化了。换言之,“全”从范围到程度,既是一个语义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句法功能变化的过程。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属于量范畴,总括与高程度存在量度上的相似性和平行性,因而从演变的结果来看,这属于语法隐喻。不过从演变过程来看,这一演变却属于转喻,即从凸显范围转而凸显程度,虽然句子表层结构没有变化,但“全”的语义指向、句子的深层句法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换言之,从共时平面上的静态结果来看,这一演变可以用隐喻来概括,但从历时平面的动态过程来看,转喻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近些年的语义演变研究发现,可以用隐喻机制归纳的演变结果,往往是一个个语法转喻聚合而成。

2.2 “浑”

“浑”本为“大水涌流声”,《说文·水部》:“浑,溷流声也。”后有动词用法表“混同;混合”。例如:

(17)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怀囊天地,为道关门。(《淮南子·原道》)

例(17)“浑而为一”即“混同为一体”,进而引申出“整体为一;全”义形容词用法。例如:

(18)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 (《法言·问道》)

(19)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复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隋书·志第五》)

例(18)“合则浑”即“合则为—”,例(19)“浑成木”即“整木”。“浑”的总括用法源于其“整体为一;全”义形容词用法,这一过程与“全”的演变无异。例如:

(20)道士头侧方,浑身总著黄。无心礼拜佛,恒贵天尊堂。(王梵志《道士头侧方》)

(21)将士夜深浑睡著,不知汉将入偷营。(《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

例(20)“浑身”的“浑”还带有“整体为一”这一语义特征,例(21)“将士夜深浑睡著”的“浑”总括的已经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故而例(20)“浑”不可替换为“皆”,例(21)可以。

下面讨论范围向程度的演变。先看几个例子:

(22)山神曰:“若要别事即难,若要寺舍住持,浑当小事。”(《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23)云与月,友兼亲,敢向浮沔任此身。逐块追欢不识休,津梁浑不挂心头。(《船子和尚拨棹歌》)

(2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

(25)看经每向云中寺,欹枕遥思海上山,观此世徒(途)浑似梦,谁能终日带愁颜。(《敦煌变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一)》)

(26)不见元生已数朝,浣花溪路去非遥。客舍早知浑寂寞,交情岂谓更萧条。(唐·戎昱《成都元十八侍御》)

(27)叶公好尚浑疏阔,忽见真龙几丧明。(唐·郑谷《兵部卢郎中光济借示诗集,以四韵谢之》)

例(22)“若要寺舍住持,浑当小事”的“浑”可以对译为“全/皆”,语义指向“要寺舍住持”,应是范围副词。

例(23)“津梁浑不挂心头”的“浑”亦可替换为“全/皆”,带有一定的范围义,即“渡口、桥梁都不放在心头”。例(24)“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不是说每根头发都不胜簪,而是指头发越挠越少(掉发),整个头发簪子都快插不上了,把头发作为一个整体来凸显,同时“浑”已经带有一定的程度意味,可以译为“简直”。例(25)“世徒(途)浑似梦”不是说“世徒(途)皆似梦”,而是说“世徒(途)非常/极其似梦”,此处的“浑”已经可以看作是程度副词了。例(26)、(27)“浑寂寞”、“浑疏阔”的语义明显指向后面的形容词,如“叶公”为专名,“疏阔”为形容词,两者皆没有范围之别,故“浑”只能表程度;“客舍浑寂寞”指“客舍太寂寞”,而非“所有的客舍都寂寞”。典型的程度副词“浑”出现于唐代。

从句法层面来看,如果“浑”后面为状态动词或形容词,“浑”就有可能重新分析为程度副词,而“浑VP”到“浑AP”就是一个简单的句法扩展。

2.3 “备”

“备”本为“齐全;完备;齐备”义动词或形容词,进而衍生出表总括的范围用法。例如:

(28)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左传·桓公六年》)

(29)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0)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屈原《离骚》)

例(28)“粢盛丰备”的“备”为“完备;齐备;齐全”义形容词,例(29)“备尝之矣”和例(30)“百神翳其备降兮”的“备”都为范围副词,相当于“皆/遍”。从形容词到范围副词这一步演变,与“全”、“浑”也相似。

下面讨论程度用法的形成。先来看几个例子:

(31)宋元嘉初,中有黄龙沙弥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诸徒属五十二人往寻佛国,备经荒险,贞志弥坚。(南朝梁·王琰《冥祥记》)

(32)身死之后,堕于地狱,备受诸苦。既失人身,空无所获。如彼贫人,亦复如是。(《百喻经·贫人烧粗褐衣喻》)

(33)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

例(31)写黄龙沙弥及其徒属寻佛国经历了各种艰险,“备经荒险”的“备”当表范围,总括不同艰险。例

(32)“备受诸苦”写身死之后经受了各种苦难,“备”亦表范围,语义指向“诸苦”,“备受诸苦”即“遍受诸苦”。值得注意的是,“备”表总括时也有强调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如“备受诸苦”强调的不是受了多少种苦及怎样经历各种苦,而是把受各种苦视为整体,凸显受苦的程度之深,故而后面接着说“既失人身,空无所获”。换言之,“备”本表范围,而“备 VP/AP”凸显的是 VP/AP 的程度之深,但是句中又无表程度的词,经过重新分析,“备”就可能获得程度义。例(33)写东莱王明儿死后还乡,与亲友叙旧,谈及将要离去便流涕,备有情焉。很显然,此处的“备”已经无法理解为范围,“备”语义指向“有情”,凸显对亲友情谊之深。如果说此处的“有情”还是动词性成分,那么到唐代时已经可以见到典型的“备+形容词”了。

例如:

(34)摧藏多古意,历览备艰辛。(陈子昂《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

(35)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例(34)“历览”即“逐一浏览、感受(时事变化)”,当事人因“历览”而“备艰辛”;例(35)前面写自己独行路途上的见闻和状况,接着发出“独行备艰险”的感慨,“备”为典型的程度副词。高文成(1998)认为现代汉语中“备”的程度用法是“倍”之误,值得商榷,如本文所分析的,南北朝时期范围副词“备”就发展出了典型的程度用法。至于现代汉语中“备”与“倍”有时产生误用,那是同音所致。

2.4 “尽”

“尽”本义为“空”,《说文·皿部》:“尽,器中空也。”《今文尚书》中已有总括副词用法。例如:

(36)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今文尚书·金縢》)

(37)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左传·隐公九年》)

而到唐代时“尽”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程度副词用法。例如:

(38)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唐·韦应物《效陶彭泽》)

(39)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唐·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

例(38)一(39)“尽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大醉”,而非“皆醉”。例(38)作者写自己沉迷于田园生活,发出“大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的感慨;例(39)写深厚友情,“送君须尽醉”的“尽醉”显然也是大醉。不过“尽”的程度用法近代汉语中逐渐萎缩乃至不见,现代汉语主要存在于方言中。例如:

(40)尽咸 || 尽淡 || 尽宽 || 尽紧(浙江盘安,转引自黄伯荣 1996:407)

(41)在那些年辰,有稀饭吃就尽不错了。(四川成都,转引自许宝华和宫田一郎 1999:2287)

关于“尽”到底是强调个体性还是整体性,董正存(2011)在讨论“尽”从完结到总括的演变时,认为具有两种认知图式,一种强调个体性,一种强调整体性。同时认为两种形成机制不同,前者源于隐喻,对应于“叠加性图式”,后者源于转喻,对应于“浑然图式”。例如:

(42)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吕氏春秋·似顺》)

(43)竹林二君子,尽日竟沈吟。(五代·李从谦《观棋》)

例(42)“尽”强调个体性,相当于“皆、都”;例(43)“尽”强调整体性,相当于“整、全”。演变为程度副词的,应当是强调整体性的“尽”。

3 “全”类副词与“皆”类副词的语义差异及对演变的影响

上节讨论了“全”类副词从范围向程度的演变,不过如前所说,“皆”类副词不存在这一演变路径。在句法方面,“全”类副词与“皆”类副词似并无多大差异,因此,关键因素应在语义方面。我们认为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凸显整体性与凸显个体性的不同。

“全”、“浑”、“备”、“通”等做总括副词时,都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这与它们的源义有关。“全”、“浑”本就是表整体进而表总括的;“备”起初为“齐全;完备”义,完备乃是整体的完备,故而表范围时也凸显整体性;“通”本为“通行;连通;通畅”,表范围时也是强调整体性,故而还可以说“通身”、“通家”等。“皆”类副词在表达范围时,凸显的却是个体。先来看“皆”:

(44)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国语·鲁语上》)

(45)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例(44)“皆”凸显的就是个体,即每个诸侯都想抢在其他诸侯前面获得土地,句子不是把所有的诸侯看作是一个整体,不是指诸侯整体抱团争先。例(45)“诸将皆喜”凸显的也是个体(每个将领),故而后面有“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而非认为整体将一起被封为大将。再来看“俱”、“都”、“尽”、“总”等:

(46)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兵法·九地》)

(47)今天师乃言天地洞虚有万二千国,今一有德之国受道,安能乃解是万二千国之灾,而都安天地者乎?(《太平经·阳尊阴卑诀》)

(48)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韩非子·八说》)

(49)离别苦多相见少,洞房愁梦何由晓。闲看双燕泪霏霏,静对空床魂悄悄。镜里红颜不自禁,陌头香骑动春心。为问佳期早晚是,人人总解有黄金。(唐·权德舆《薄命篇》)

蛇首与蛇尾本属于一个有机整体,不过例(46)“首尾俱至”凸显的却是它们各自的独立性,故而前面还有“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这样的话语;例(47)“都安天地者”是说这万二千国有灾,有德之国是否能让每一个国家都安定;例(48)“民不尽察”、“民不尽贤”很显然是将百姓看作是一个个个体,“尽”也是凸显个体性的;例(49)也是强调每一个人都认为佳期如黄金,“人人”的个体性非常明显。

从来源上看,“总”、“都”是从聚集到总括,“皆”、“并”、“俱”是从偕同到总括,而“尽”、“净”、“毕”、“咸”等则是从“完结;净尽”到总括,它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强调个体性的。比较特别的是“尽”和“毕”,据董正存(2011)考察,从来源上看,它们具有两种不同的认知图式,分别强调个体性和整体性,“尽”的用例见例(42)、(43)。“毕”如:

(50)已诛黜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史记·陈杞世家》)——强调个体,皆、都

(51)深斋竹木合,毕夕风雨急。(贾岛《重酬姚少府》)——强调整体,整、全

李宗江(1998)曾对总括副词的使用频率进行过历时考察,不过没有区分两类不同的“尽”和“毕”。我们对《史记》进行了检索,发现“尽”共483例,除了100余例动词用法外,真正不能用“皆”等替换的不

足30例。而《史记》中表范围的“毕”，全部可以替换为“皆”等。这说明，虽然“尽”、“毕”等分别有强调整体性和强调个体性两类用法，但强调个体性显然是它们的主要用法。

以上我们从强调整体性与强调个体性对总括副词进行了语义分类，那么这一语义特征在“范围→程度”这一演变中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决定性影响？回头再来看前面的例(10)：“(胡葵)其不剪早生者，虽高数尺，柯叶坚硬，全不中食。”此例“全”似可替换为“皆”：全不中食→皆不中食。不过我们发现，替换后语义表达有差异。“全不中食”侧重于表达胡葵从头至尾整体不中食，而“从上到下整体都不中食”蕴涵着不中食的程度非常之高；“皆不中食”侧重于表达每一株胡葵都不中食，强调数量之多，却不蕴涵不中食的程度。同理，例(45)“诸将皆喜”凸显的是集合中的每个个体如何，至于喜悦的程度却不得而知。我们发现，凸显整体性的“全”类副词，如果使用于中性句，则不蕴涵程度深，如“礼乐风全变，尘埃路渐难”（唐·冷朝阳《冬日逢冯法曹话怀》）；如果使用于凸显整体性的句子，则蕴涵着程度深。再如“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将头发看作一个整体，则“浑”凸显的是“不胜簪”的程度。“皆”类副词都没有这一蕴涵义。这一语义差异也可以解释现代汉语“全不喜欢你”跟“都不喜欢你”的异同。

同样，程度副词在修饰形容词时，也是凸显整体性的。比如说“桌子很高”，即是将桌子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凸显部分如桌脚、桌面等；说“小红非常好”也是忽略小红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好行为（个体性），而凸显小红作为一个整体的好。简而言之，“全”类副词在表范围时凸显整体性，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这与程度副词凸显整体存在语义适应性，故而在使用过程中经过重新分析就可能获得程度义。这一观点还可以解释其他的“全”类词及“皆”类词的演变。如“满”：

(52) 蔷薇满院香，菡萏双池锦。（元·张可久《南吕一枝花》）

(53) 你便不欢欣，我则满面儿相陪笑；你便要打骂，我也浑身儿都是喜。（关汉卿《单刀会》第3折）

(54) 满不错的一个人儿（东北官话）| 你讲的倒满在理（冀鲁官话）| 脚是痛得厉害，可是我跟同志偎到一块就满高兴（中原官话）| 你主意打得满对（西南官话）| 话说的满像回事，具体办起来可就难说了（吴方言）| 有些树上长的菇，看上去满水灵（赣方言）（引自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6681）

再如“整”：

(55) 箫笳整部曲，幢盖动郊次。（唐·鲍溶《羽林行》）——范围

(56) 我刚说东海不在我这儿，我这不整个一个胡说八道吗？（陈武建《缘分》）

(57) 那人整坏死得得了。| 那人整麻木死得。（江苏沭阳方言，引自黄伯荣1996：428）

“满”和“整”的范围用法很明显带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满”在方言中的程度用法非常普遍；相对来说，“整”做范围副词并不典型，且表范围时跟后面的名词结合较紧，难以脱出“定·名”结构，因而方言中“整”的程度用法较少见。

再如“通”：

(58) 孟轲受业于子思，既通游于诸侯，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然终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寻。（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范围

“通游于诸侯”即“遍游诸侯”。“通”表范围时，亦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通游于诸侯”即是把各个诸侯国看作是一个整体。如下例：

(59) 《南州异物志》曰：“椰树，大三四围，长十丈，通身无枝。”（《齐民要术》卷10）

椰树“通身无枝”，很明显椰树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过汉语史上“通”表程度只限于“通红”。例如：

(60)内中一个女子正色道：“法师做醮，如何却说恁地话？”拉了同伴转身便走。道元又笑道：“既来看法事，便与高功法师结个缘何妨？”两女耳根通红，口里喃喃微骂而去。（《初刻拍案惊奇》卷17）

没有能产性，因而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通”都不能算是程度副词。不过“通”在一些方言中却有典型的程度用法。如厦门方言：

(61)通天骰下_{全天下} | 通间无半人_{整间都没人} | 通家(引自李荣 2002:3490)——范围

(62)通好 | 通多 | 通_{很能干}——程度,甚、很(引自李荣 2002:3490)

相应的是,一些学界认为具有程度用法的“皆”类副词,其实不具有程度用法。如“并”:

(63)水火金木土谷,此谓六府,废一不可,进一不可,民并用之。（《大戴礼记·四代》）

(64)远公见诸僧去后,独坐禅庵,并无恐怖。（《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

例(63)“民并用之”的“并”为范围副词,相当于“皆/都”;李明(2013)认为例(64)“并无恐怖”的“并”表程度,为“完全/根本”之意。我们认为此处的“并”应为表强调的情态副词(范围到情态的演变我们将另文探讨),而非程度,原因在于不能用其他表程度的词替换,且“并”宋元以来也未见程度用法。至于“并”何以不能演变为程度副词,关键在于缺乏语义基础。这一观点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总括副词后来衍生出了程度义,而那些表限定的副词却都没有程度用法。原因在于表限定的副词都没有强调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与程度副词的语义不存在适应性,自然也就难以产生程度义了。

汉语史中的“略”似乎违反了“总括——高程度”这一语义对应性。例如:

(65)譬如泄水注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世说新语·文学》）——总括

(66)(光武皇帝)性勤于稼穡,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卷1）——低程度

为何会出现这一看起来反常的现象呢?我们考察发现,“略”的范围用法源于其“通晓”义动词用法,“通晓”蕴涵着全部了解,故而衍生出总括用法。例如:

(67)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淮南子·修务》）——高诱注:“略,达。”

而程度用法源于其“简略”义形容词(方式副词)用法。如例(68)就可以重新分析为形容词(方式副词)或程度副词,理解为形容词(方式副词)即“简略地把主要部分列举”,理解为程度副词则为“稍微把主要部分列举(一下)”。例如:

(68)(隗嚣等)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只,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后汉书》卷13）

4 结语

范围副词、程度副词、频率副词、情态(强调或揣测)副词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也存在复杂的派生关系,学界以前对它们的关系关注不够。本文探讨了“全”、“浑”、“备”、“通”、“满”等词从范围到程度的演变,发现导致它们产生这一演变的关键是语义因素——强调整体性。整体 VP/AP 往往蕴涵着 VP/AP 的程度很深,这也与程度副词凸显整体存在语义适应性。相反,强调个体性的“皆”类副词,都不存在“范围→程度”这一演变路径。“毕”虽然兼有强调整体性与强调个体性两种用法,但以强调个体性的用法为主,故亦未产生程度义。表部分及限定的范围副词都不具有凸显整体性这一语义特征,自然也不能衍生出程度义。附带要说到的是,表数量的“有(一)些”、“有(一)点”后来也衍生出了程度义,

原因跟“全”类副词一样,强调整体性。〔2〕如口语中说“昨天有些人没来”,也是强调“有些人”这一整体,而不是强调“有些人”中的各个个体。黄阳和郭必之(2014)在考察壮语完结动词的语法化、黄阳(2016)在考察南宁粤语的“晒”〔3〕时,发现壮语中存在“完结动词>全称量词/范围词>程度副词”这一路径,其实民族语中“范围>程度”的演变路径并不鲜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范围到程度的演变,从结果来看属于隐喻,故而存在整齐的语义对应性:总括——高程度;从过程来看则属于转喻,伴随这一演变的是深层句法结构及语义指向的改变。

参考文献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yu Fazhan*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 [Lexicalization: The Der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uble Tone Words].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 Press].
- Dong, Zhengcun (董正存). 2011. “Wanjie” yi dongci biao zhoubianyi de yanbian guocheng “完结”义动词表周遍义的演变过程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verbs that with the meaning of complete]. *Yuwen Yanjiu* 语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11. 2: 44-49.
- Gao, Wencheng (高文成). 1998. Fuci “bei” “bei” jie 副词“倍”“备”解 [The adverbs “bei” and “bei”]. *Yuwen Jianshe* 语文建设 [Chinese Language Construction] 1998. 7: 30-31.
- Huang, Borong (黄伯荣). 1996. *Hanyu Fangyan Yufang Leibian*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The Grammatical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Qingdao: Qingdao Chubanshe 青岛:青岛出版社 [Qingdao: Qingdao Press].
- Huang, Yang (黄阳). 2016. Nanning yueyu de zhuci “shai” 南宁粤语的助词“晒” [Rethinking of the auxiliary “shai” in Yue dialect in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6. 4: 410-419.
- Huang, Yang (黄阳), & Bizhi Guo (郭必之). 2014. Zhuangyu fangyan “wanbi” dongci de duoxiang yufahua moshi 壮语方言“完毕”动词的多向语法化模式 [Multi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of the “complete” verbs in Zhuang dialect]. *Minzu Yuwen* 民族语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14. 1: 12-32.
- Li, Ming (李明). 2013. Tang Wudai de fuci 唐五代的副词 [The adverb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liuji)*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六辑) [Studies of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6)], 266-28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Rong (李荣). (ed.) 2002. *Xiandai Hanyu Fangfan Dacidian*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A Large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Li, Xiaojun (李小军). 2016. *Hanyu Yufahua Yanbian Zhong de Yinbian ji Yinyi Hudong Guanxi*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 [The Phonetic Chang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to Meaning of Chinese in Grammaticalizatio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 Zongjiang (李宗江). 1998. Hanyu zongkuo fuci de lai yuan he yanbian 汉语总括副词的来源和演变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range adverbs in Chinese]. *Hanyushi Yanjiu Jikan (diyiji)*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集) [Studies

〔2〕“有(一)些”、“有(一)点”本是跨层结构,后来逐渐凝固成词,进而衍生出程度义,具体演变可参董秀芳(2002:289-290)、李小军(2016:315-318)。

〔3〕粤语中的“晒”也兼有范围与程度用法,具体分布情况可参黄阳(2016),不过因为对“晒”的语义特征不清楚,所以本文未加讨论。

-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1)], 81–96. Chengdu: Bashu Shushe 巴蜀书社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 Wu, Zhenyu (武振玉). 2005. Shilun fuci “quan” de chansheng yu fazhan 试论副词“全”的产生与发展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dverb “quan”]. *Gui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5. 3: 128–131.
- Xu, Baohua (许宝华), & Eiichiro Miyata (宫田一郎).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汉语方言大词典 [Large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华书局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ou, Ren (周韧). 2011. “Quan” de zhengtixing yuyi tezheng jiqi jufa houguo “全”的整体性语义特征及其句法后果 [The semantic feature “integrity” of “quan” and its syntactic consequence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 2: 133–144.

作者简介

李小军,男,1974年4月生,湖南邵阳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语法及方言语法。

A Study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Scope to Degree

Li Xiaoju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Language and Language Life Research Center,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emphasize the whole or individual, the generalizing scope adverb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quan”(全) adverbs which emphasize the semantic integrity and adapt to degree adverbs, the other is “jie”(皆) adverbs that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 Therefore, “quan” adverbs had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of scope to degree with the “jie” adverbs had not. Although had the two semantic features, “bi”(毕) did not ha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of scope to degree with the reason that their main usages were emphasizing the individual. Part scope adverbs and limited adverbs all did not have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emphasizing the whole, therefore the evolution path did not exist.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path belongs to metaphor with the Process to metonymy.

Keywords scope; degree; integrity; semantic evolution